

昆仑出版社

王苏红 王玉彬 著



風雲 漢武

doeriver 文川网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风云汉武

王苏红 王玉彬 著

昆仑出版社

王苏红
王玉彬
著

風

雲

漢

武

docsriver 文川网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02710

0014/2708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云汉武/王苏红、王玉彬著. —北京: 昆仑出版社, 1999. 1

ISBN 7—80040—323—8

I. 风… II. ①王…②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1247.5

昆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)

电话: 62183683

北京朝阳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

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20.125

字数: 494千字 印数: 1—5000

定价: 30.00元(膜)

目 录

序 章..... (1)

第一章..... (14)

- 武帝端坐盘龙雕凤、六尺高耸的御座之上，烁烁闪动的鹰目巡视着伏在他脚下的百余俊才，突然感到从他呱呱落地，十七年来一直等待的就是这一天……
- 武帝一出披香殿，两条浓眉像两条发怒的苍龙，纠缠扭打在一起。他仰天闭目，重重地吐了一口气，下了汉白玉台阶，突闻一阵悦耳的歌声自腊梅丛中飘来……
- 武帝将董仲舒的《天人三策》翻动得哗哗作响，看到“更化”之说，如同开窍点穴，顿感心潮涌动，激越难平，猛一击案赞道：“精辟！”

第二章..... (37)

- 未央宫的宣室里，武帝正在与丞相卫绾、鸿儒董仲舒商讨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立大学，举孝廉，起明堂之事，忽闻太皇太后懿旨到……
- 太后王娡打了个冷颤，倏地站起，她一步一挪，走到窗前，一抬头，偏偏看到的是榕花树上的乌鸦窝，好个晦气！
- 武帝突然哈哈一笑，对太后和田蚡说道：“方才母亲与舅舅是不是正在密谋朝廷大事？”

第三章..... (58)

- 武帝一拍龙案：“从今以后，朕再不要听到‘和亲’二字。有再言和亲者——斩！”
- “好大喜功，狂妄逆子！你还要说言和亲者斩吗？”太皇太后弯曲的腰一下子挺直了，“那你就先杀了我！”
- 武帝面对大如车轮，红如浴血的落日，动情地吟出了《日出入》，道出一腔震古铄今之独鸣……
- 淮南王刘安闻听朝中三大鼎立之臣皆被免职，脊背一阵冰冷，瞬间又是一阵燥热，说不清是冷是热，是忧是喜。
- 武帝道：“孩儿既为大汉国君，就要理大汉朝政，并无造次之举。孩儿看重王位，是要凭借它施展鸿鹄之抱负，而不是一张虚设的龙案。如果那样，弃之无憾！”
- 卫青言毕，武帝已是痴痴迷迷，回望平阳公主曰：“皇姐这里不仅有良马，更有奇人啊！”
- 银烛之下，刘陵清艳灿灿，仿若雪中寒梅，令严助心动。刘安望着神色迷离的严助，蓦地，心里一亮……

第四章..... (115)

- 一驾四马华车远远驰来，大行令王恢下车后急趋武帝身边密语。武帝闻后两眼闪出

目 录

灼灼之光……

- 武帝望着聂壹，浓眉飞扬：“昔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，今闻马邑聂壹忍辱负重。好！朕就用你几十年铸成的大钩，钓上匈奴巨鳌！”
- 猎场上箭矢如雨，哀号遍地，成群成群的野兽倒下了。军臣单于大喜，扬弓笑道：“明日汉朝，即如今天待毙群兽！”……
- 王恢正要发火，卫青已经起身面对着三千官兵：“将士们！自高祖起，七十年边患，七十年的屈辱，难道我泱泱大汉就如此软弱下去吗?! ……”

第五章 (147)

- 田蚡恭候刘安上了御辇，张汤望着那车辇马尘说：“一脸杀气，天下大乱，必他无疑！”
- 武帝兴致勃勃巡视马苑。“嗖！”的一声，马肚下闪出一青衣人，只见匕首一晃，刺向武帝……
- 主父偃高擎酒觥，对公孙弘大笑道：“弘公卧龙也。你我明日共饮金马门！”
- 恍惚中，司马相如出了上林苑，想此次出使西南，途经临邛，不知卓王孙与当地人会做何感想……
- 瓠子堤上，武帝主持的祝祷河神仪式正在进行，朝廷驿郎挥汗策马，一路风尘直奔堤上——西北烽火，匈奴重兵压境，十万

火急！

目 录

第六章 (178)

- 卫青扫视了三军将士，命值星官将五花大绑的田胜押至队伍之前……
- 卫青无言。渐而转身面北而立，极目良久，自语说道：“吸引军臣退兵，只有如此了……”李广趁势抓住缰绳，冲上马背，旋风一般向南驰去……
- 平阳公主宽袖一甩，命侍从官卫全部退下，望着武帝说道：“皇上的一只眼看匈奴，另一只眼还要注视汉廷，小心后院起火！”
- 刘陵从武帝的话里警觉到一种威胁。她的目光时而虚幻，时而深远，时而沉静，一直没离开那个喜不自禁的皇上……
- 冰窖般的未央宫又是一个灯火通明的夜晚。宣室里，武帝正与几位股肱大臣谋划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……

第七章 (214)

- “厉兵秣马，整整两年，大汉雄风，今日初露端倪！”卫青激动的声音有些颤抖，“传令——即刻升帐！”
- 主父偃一面看图，一面饮酒，待一壶酒饮得一滴不剩，对武帝说道：“河套、朔方一带，乃宝地也！”……
- 雷被一番入情入理，又似忠告，又似警告

目 录

的话，使刘安的热血从沸点降到冰点……

○武帝回头望了望身高八尺，风姿伟拔，龙眉虎目狮鼻的霍去病，慨然道：“异人殊才，此乃天下无敌之将也！”

○平阳公主在卫青眼里是一颗悬在头顶的太阳，灼热、逼人、强烈、灿烂，又不可对视……

○张汤以朝廷使臣的身份风光显赫，察视淮南，内心感觉到的却是一柄利剑高悬头顶，寒光闪闪，威威紧逼……

第八章 (252)

○伊稚邪暴跳起来，一把将若梨掀翻在地，狮子般扑上去，撕扯着若梨的衣衫……

○太子于单在穹庐内漫无目的地踱来踱去，越是接近成功，失败的危机感越像大山一样向他压来……

○“等等！”伊稚邪狞笑一声，“先把那个汉朝公主广慈阏氏给我带来。当年军臣杀父篡位，强娶吾母，今天我要当着他的面娶他的妻！”

第九章 (273)

○武帝又在谋划大的动作了。此时，他并不想触动淮南，他的精力在北方匈奴，他不能失去天赐于他的良机。

○张骞、甘父触摸到长城长满青苔的墙砖，看

目 录

到城头飘扬飞舞的汉家满月旗，十三年
的生死别离，屈辱卑尊，化为滔滔热泪，忘
情恸悲……

- 拜将台上，旌旗如海，鼓乐齐鸣，武帝亲
手托起大汉王朝兵权的最高象征——大将
金印、符册、令旗，交于卫青。
- 高阙、朔方捷报传来，武帝五内沸腾，大
喜若悲，忘情起舞，引吭高歌。卫青一身
征尘回府，等待大将军的是素彩、素纱灯，
还有一双婴儿的哭泣声。

第十章 (297)

- 刘陵身子一俯，将脸贴在艳若红桃的伤口
上，嘴一撮，吮吸脓血。剑砍刀刮不眨眼的
雷被，此时浑身颤栗，簌簌抽动。
- 武帝壮怀激荡，问道：“为何天地间只有五
帝？六帝何在哉？”百官惶惶。武帝大笑：
“六帝乃当今帝王朕也！”
- 卫子夫一阵伤感。深宫重闱，虽位居国母
皇后，每日终是清灯照红颜，冷月伴孤影。
- “当啷！”一声，一柄短刀落在卫青脚下。静
谧之中，摄人魂魄。卫青扭头看了，并不
见人影。
- “不过才几年工夫，和亲已被百姓当成杂耍
的笑料了。”桑弘羊感慨欣然。汲黯摇着头，
“若是连年征战，再打下去，怕是就要不成，
笑不出了！”
- 烟尘滚滚，杀声震天。干渴的大漠被汨汨

的鲜血滋润了，人马踏在碧血黄沙之中，竟如踩入泥泞，发出“噗叽、噗叽”的响声。

第十一章 (339)

- 淮南王刘安见落花流水，大势已去，高声吟道：“亡国至亡而知亡，亡命至死而知死！”
- “按居家相称，朕快要称你姐夫了。”武帝大笑道，“卫青。不要再推脱了，皇姐那里正等着音信呢！”
- 公孙弘一再申明利害，武帝岂不明白，那就是诛主父偃以封天下之口。
- 囚车驶至章城门，主父偃一震，猛地意识到此处紧对未央宫。他高高地抬起眼，最后一次打量那巍巍天阙……
- 武帝连夜驱车雍城，果然在五帝祠内看到一只奇兽，五蹄五爪，通身金黄，头顶生有一只玉白色独角，幽幽夜色中，独角发出莹莹磷光。

第十二章 (372)

- 眼见匈奴大势已去，突闻一阵香风混于血腥之中。汉军的前方，列阵出现头披乌黑长发，裸身一丝未挂，驱马而来的匈奴女子。
- 蔽日尘沙越来越近，霍去病于高台之上望去，眉头骤然拧紧，厮杀而来的竟然又是

目 录

一色胡骑女兵。

○夏日的艳阳被刀戟剑弩挥下荒原，漫长的白天落下帷幕。李广与左贤王对阵宿营，沐一天夜露，共一穹繁星。淡淡的月光下，霍去病轻敌了……

○“哗——噗！”一声巨响。翌羽大喜。霍去病猝惊。“嗖——！”俩人几乎同时拔出了剑。

○霍去病一年三战河西，漠南从此无王庭。匈奴远居漠北，望着落日、星斗、残月，放声悲歌——

第十三章 (403)

○武帝让桑弘羊这意外之举弄得愣了半晌，兴奋的红晕渐渐爬上两腮，喟然道：“桑弘羊，忠国之臣也！”

○武帝双目直逼张汤。他是太喜爱这个精明到了极致的人了，然而他最不放心的，也是这个人。

○“朕要将大汉东西南北的边患世敌全部结束在朕的手掌之上，决不留给子孙！”卫青、霍去病被武帝震慑了，周身的神经像大弩之弦，被武帝拉得根根紧满。

○烟尘遮日，碧血黄沙，两军的战鼓、号角一并鸣动，拉开了殊死决战的大幕。

○长安数十万百姓呜咽肃立，五千羽林孤儿军素服白马于灵柩前开道，十六匹白马驾辕的灵上，安放着一代功臣、绝世奇将——

目 录

霍去病的巨大灵柩。

第十四章 (436)

- 武帝龙眉飞扬，盛威凜然，接过酒觥，高举酹地，大喝一声：“起驾出征！”十八万大军汇成滚滚铁流，出云阳，经上郡，过西河，越五原，直指单于台……
- 黄帝陵前，武帝烁目烨烨，光彩旖旎，朗声大笑道：“朕已意决，封禅刻不容缓，回京之后，立即朝议封禅诸事！”
- 灵床上的尸体陡然坐起，司马谈大睁着两眼，高声喊道：“周公死，五百年有孔子，孔子死，又五百年，到了修史续春秋的时候了！”
- 泰山顶上，白云袅袅。武帝临风远眺，似乎挺立在世界之巅，大有凭崖望八极，目尽长空间之感，不由高声叹曰：“高矣，极矣，大矣，特矣，壮矣，赫矣，骇矣，惑矣！”
- 病榻上，李夫人以锦被蒙面，泣不成声。武帝五内俱裂，戚然道：“夫人疾沉，殪将不起，让朕再亲见爱妃一面，看爱妃一眼，如何？”

第十五章 (469)

- 武帝痛失神马，谕旨厚葬。太子刘据垂泪谏道：“父皇替天行德，即应以民众为贵。

目 录

而用九卿之礼葬一匹马，岂不是将牲畜看得比人重吗？”

- 窗外雷不断，雨不断；窗内笔在走，筒在换。卫青的离世对武帝的刺激是如此之深，他那滚热的头脑一下子冷了，静了，醒了……
- 张骞二次出使西域归来，情感丰富而多艺的武帝一面欣然作赋《天马》曲，一面思盼着大宛国的血汗马，不想等来的竟是一场充满血腥的残杀。
- 贰师将军李广利盔丢甲卸，旗破戟断，自大宛国溃退至敦煌。未央宫皇使传来了武帝的诏令：“胆敢进玉门关一步者——斩！”

第十六章 (501)

- 苏武手持节仗，迎着漫天风雪向寥漠的北海走去。来到北海才知道，匈奴单于且缙侯交给他的竟是一群清一色的公羊……
- 武帝突然意识到，现在刚进七月，为何会有雁来？莫非预示何种征兆？……
- 风萧萧。夜漫漫。李陵见大势已去，将韩延年的尸体交给身边壮士，而后面南伏跪泣曰：“皇上恕罪。李陵……无颜见陛下了！……”
- 昏暗的蚕室密不透风，低矮的木梁上悬着一条刺目的、结成环状的白绫。那是司马迁痛悔接受了腐身苟活的官刑之后，重新做出的赴死的抉择……

第十七章 (542)

- 丞相公孙贺走至钩弋宫前，头一懵，冷汗流淌，只见那三十余丈的妃色宫门上华光四射、与日争辉的竟是三个新铸的鎏金大字——尧母门！
- “有刺客！”武帝高声疾呼。宫女、侍卫、左右期门羽林呼啦啦闻声齐来护驾。然而后殿里除了武帝，不见一人……
- 大难濒临的危机，时刻盘踞在皇后卫子夫的心头。她已经不再为自己担心，如若不是为了她的太子刘据，这凌迟般的日子她一天也不愿再活……
- 皇上究竟是甚意思呢？废太子？还是不废太子？……江充绕莲池走着，一圈又一圈，忽闻官使传报：“太子诏绣衣直指江充进宫！”

第十八章 (567)

- 武帝浓眉下的双目陡然冷峻起来，对江充言道：“朕命你为钦差大臣，立即入未央、长乐两宫究治，不将宫中巫蛊除尽，拿你是问！”
- 皇后卫子夫一扫平素的纤巧与孱弱，迈着男人的大步在大殿里走动起来；太子刘据的脸上突然浮出一丝从未有过阴鸷，看去几分可怖，几分绝望。
- 武帝万万没想到那样一个忠孝仁厚的皇

目 录

子，他的亲骨肉，居然反叛了他！一场血雨腥风在酝酿中……

- 太子刘据卧于柴棚茅草之上，咀嚼着沙粒一般的菜团子，生平第一次看到并尝试了底层黎庶的生活。旧创加新伤，他的心在流血……

第十九章 (594)

- 武帝浑身颤抖，老泪纵横，几度晕厥，看完了苏文的供状，巨大的悔恨将他击倒了……
- 武帝怆然大笑：“悲哉！朕如今像那秦王嬴政一样，耳边只能听到歌功之声了！秦二世而亡，看来汉室将亡在朕的手上了！……”
- “古往今来有几个敢于向举国臣民悔过认错，并且在自己手上改正自己谬错的国君？”辅佐武帝五十余年的桑弘羊，不禁湿了眼眶……
- 武帝猝然大睁双目，一束火炬烈焰般的炽光腾然迸射闪烁，殛电裂空，稍纵即逝，倏地熄灭了。宫外轰然一声，五棵巨柞树被二月千雷当顶劈倒一棵。

docsriver 文川网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序 章

公元前一百四十一年十月，日食又月食，天际一连赤红五日。

十二月三十日，惊雷贯地，太阳颜色变紫，五星反转运行，侵犯紫微星，月球横穿天际。

正月二十七日卯时，大汉第六代天子——景帝刘启驾崩。

当日，太子刘彻继位。史称汉武帝。

这年夏日的一个夜晚，繁华的京都长安在清冽的月光中沉淀了它的喧闹，方圆二十余里的城郭如同一个巨大的困兽，伏卧在朦胧的月光下。子时，一串清脆的马蹄声踏破了沉沉的静谧，接着是一道道宫门、城门启动的“嘎——！嘎——！”声。月光下，一个白衣少年抖缰率先，两个青衣壮汉尾随其后，跨端门、司马门，出了未央宫，左驱踏上华阳街，又出了东城门——宣平门，向东北驰去。

入春以来便不曾落过一场雨，官道上浮土盈尺，马蹄抛扬着尘埃，过了灞水，跨上白鹿塬。

“卫旦。”少年回过头问道，“以这般驰骋，到朝邑是甚时辰？”

“回禀九公子，大约在午时过后能到朝邑。”

官道虽然浮土如粉，却是极宽敞平坦，秦统一天下后命六国降卒修筑官道三十六条，道宽九丈，可并行马车五辆。主要驰道则宽三十丈，道中央为皇帝专用御道，宽三丈，以松柏为屏障。高皇帝刘邦得天下后，大汉王朝又经过了七十余年，如今驰道更加平展宽阔，就是官道通衢亦可并行马车八辆，蛛网一般地通向全国各郡、县、诸侯国。三人策马挥鞭，趁月凉风爽赶路，待到三星隐没，东方透白，已进入华县地界。太阳一出，空气顿时燥热起来，又走了一个多时辰，只见前面乌沉沉一片，不等发问，卫旦禀道：

“九公子，前面就是水仓渡了。”

另一个随从费一补充道：“过渭河只怕是要等船的。”

少年点点头：“正好在那里歇歇脚，打个尖儿。”说着双腿一夹马肚，胯下的白马弹射一般飞驰而去。

水仓渡是百年老渡口，通衢驿道四通八达，人烟辐辏十分热闹。渭水上樯帆林立，水波浩淼，傍河市井酒幡翻舞，人声鼎沸，高高低低的店、铺、肆、馆拥拥挤挤，操着各种口音的商官达贵与布衣草鞋熙熙攘攘。此种景致大约是那少年不大见的，眉宇间透着欣喜，棱角分明的嘴唇下意识地张启着。卫旦、费一脸上嬉笑着，四只眼却是骨碌碌地转动，机警地扫视左右，不敢远离少年半步。走过了几座陈设还算雅致的酒楼，卫旦、费一肠子拧麻花般地搅动，少年却没有光顾的意思，一劲儿地兴致勃勃看着走着。走过街中心，一阵肉香扑面而来，只见一个凉棚里坐着不少赤膊、穿汗褙的汉子，一个个捧着盆子般的大海碗，肥肥的羊汤，红红的尖辣子，一碗里漂着四五只，汉子们吃得“哧里哈啦”，甚是惬意，汗水顺着脑门、脖子、脊背向下流淌。少年饶有兴趣地看看，小掌柜立马殷勤地高声呼唤：

“这位贵人小哥儿里面请了，百年老棚，白记羊汤，名驰天下，吃上一碗，歇歇脚误不了您登船。”说着用铜勺“咣咣”地敲着磨

盘大的汤锅，里面的羊肉汤雪白凝厚，滚滚沸腾，醇醇的肉香随着腾腾的雾气四下里飘散。

少年笑着走进大棚，卫旦、费一四目对视，皱了皱鼻子，进了回荡着羊膻、体臭的棚子。

小掌柜手脚麻利地摆上三大碗羊汤，一擦石头般坚硬的馍馍，大约有身份的人光顾此棚的不多，又特意在他们三人面前摆上了两盘碧绿鲜亮的凉拌黄瓜和豆角。

卫旦将馍掰了一块，用鼻子闻了闻，嚷道：“掌柜的，这馍馍咋是霉的嘛？！”

“大官人言差了，我这汤棚不大，讲却是个信誉，岂能让客官吃发了霉的馍馍不成？只不过这馍馍面是用陈麦磨的，口味不如当年的麦子鲜亮罢了。”小掌柜叹了口气，“打开春没滴一滴雨，田里的麦子全都瞎皮了，就这隔年的陈麦，每斗价钱都是去年的三倍呢！亏得景帝年间风调雨顺，仓满囤流，要不然，连这样的馍馍也吃不上了。……”

少年一下一下往碗里掰着馍馍，待一个馍馍掰完后，并不动筷子，扬起头问小掌柜：“羊肉的行情还好吧？”

“好个球哦！”小掌柜骂了句粗话，忿忿地说，“当今皇上喜好马，左一道皇榜，右一道御诏，马匹养得多的又是免徭又是减役，你说，谁还去养羊？哼！我这百年老棚，眼看就他舅子的砸锅啦。”

大棚里的食客哧哧地笑了起来。

“小掌柜忒年轻了，往前数二十五年怕是还没有你。”一个花白头发的老汉擤了一把鼻涕，抹了抹头上的汗，从汤里捞起一只红辣子塞进嘴里，边嚼边说：“那年汉文帝在位，是个稀溜冷的冬天，胡鞑子十四万兵马入侵大汉，两天工夫前锋人马硬是到了甘泉，火烧了回中宫，离长安只有一百多里，眼看就要亡国了。”不知是说得激动，还是辣子厉害，稀水鼻涕又流淌下来，他一把抹去，接着说道，“那胡寇来去就像一阵风，硬是奈何不住他，他凭

的是甚？就是那胯下的骡马。汉兵单靠两条腿与骑兵作战，自不是胡寇的对手，打那时起朝廷就开始下诏全国养马，哪里是当今皇上好马？”

“这话说的是。”一个壮汉接道，“听说，如今北边匈奴还不断犯边哩。”

“不是年年给他们送公主和亲嘛？咋还不安生？”

“胡人喝马奶吃生肉，好色无度，送他十个公主只怕他还想一百个哩！”

“看来，靠美女不如多养马。”一个赤裸背膀的汉子在小掌柜的脊梁上拍了一下。“骂大姨子小舅子皇帝老子都没用，不多养马匹，只怕你这‘白记羊汤’真的要砸锅。”

棚子里一阵轰笑。

小掌柜脸上有些挂不住，指着棚外说：“马也忒多了。听老辈人讲，当年高皇帝在位时，天子乘座的御辇都凑不齐四匹一样毛色的马，宰相只好乘牛车。如今你再看看，十个人里倒是八个骑着马呢，骑母马、小马的，还受人耻笑，不敢在街上露面哩。”

少年朝市尘望去，果真是如此。就是那些布衣平民，也都骑着高头大马。回想路经的田间陌上，不也是骡马成群吗。少年粗重的眉梢挂着笑，低下头拣了一块嫩羊肉放进嘴里，吃了几口，汗便从那饱满的前额头上流了下来，漂白的齐纨袍背上已经濡湿了一片。少年便将碗一推，站起身。卫旦、费一也忙放了筷子，少年示意卫旦付了饭钱，向棚外走去。小掌柜看了搁在案上的银子，一下子将嘴张得老大，半天才笑出声：“天天有这样的主儿，任他羊肉再贵，我的锅也是保得住的……”

少年心情不错，看看时辰尚早，便向东一拐，拣着热闹的去处信步游走。来到一处耍猴的圈子里刚站住，只听得一阵阵喝彩声从不远处传来，举目望去，却是人墙叠摞，里三层外三层，不知里面是甚要物。年轻人都是好热闹的，少年迈着急促的步子奔

了过去，顽童一般挤进人墙。卫旦、费一拨拉着一个个热乎乎的肩膀也往里挤，一看，原来是在“投壶”。

此种娱乐富有情趣，且要技巧，民间宫廷都极盛行，只是场所不同规格有别。简单的，只需壶、筹即可。筹，即箭，但有讲究，须矢以柘，若棘母，去其皮；壶亦有规格，壶颈七寸，腹五寸，口径二寸半，容斗五升。“投壶”即是用箭投入壶中，壶中一般装些小豆，以免箭入壶中又反弹出来。壶离投箭的席约七尺。此时投席上站着个矮墩墩的汉子，年纪二十许，奇的是，他投壶壶中不盛任何东西，一筹在手，只见那箭不但准确入壶，且又使人壶之箭从壶中再反弹手上，屡投屡中，百投百反。观者雀跃、亢奋，少年亦惊叹不绝。

“有此等绝技，竟在这下教九流之处戏耍，足见尔等不过一个寸光平庸之辈，无甚奇特。”

一句话压得那山呼海啸的喝彩无了声息，人们愣了神儿，以更大的惊诧将目光投向发话的人。只见那人二十出头，生得甚是俊伟，身高九尺许，一袭麻布蓝衫旷旷荡荡套在身上，脚上一双青布鞋满是尘埃，破旧不堪。他侧目而立，大大咧咧，一脸目空一切的神态。投壶的汉子方才还是得意非凡，瞬间变得恭谦卑下，放了筹，躬身施礼道：

“在下郭舍人，还请高士指点。”

那人哈哈一阵大笑，也不回礼，口吻不无戏谑地说道：“当今皇上刚刚临朝，广纳旷世贤材，你何不前去一试？”

“皇上诏的是治国之材，鄙人这粗俗伎俩，上不了大雅之堂，岂敢做此非分之想？”那叫郭舍人的矮汉苦笑摇头。

“哈哈……”那人又是一阵狂笑，叹了口气，“罢，罢，罢，对牛弹琴，白费唾沫。”转身要走。

郭舍人一把将他拉住，怯懦不甘地问：“依高士所见，鄙人还真的可去京城一试？”

“倒也不是你这雕虫小技有甚了不得，就能让皇上赏识。你若去京城，其实试的不是你，而是刚登基的皇上。”

那郭舍人被说得五迷三道，直是瞪眼儿，喃喃道：“在下愚钝，还请高士明示。”

“倘若当今皇上果真是个圣明之君，便会利用你这个小卒子做大文章了。”那人笑着，看郭舍人仍一脸呆相，只得又道，“这有甚费解？圣上若是对一个擅长投壶的人都能用其所长，天下人知道了，那些经纬天地的旷世之才纵然在千里之外，也会云集京城，待诏司马门，一展其宏图的。这就是你有可能跻身未央宫的缘委。”

那站在人群中的少年，此时浓浓的双眉不易觉察地抖动了一下。

人群发出仰慕的“啧啧”声，郭舍人连连点头，还有话要问，只听得一阵“嘚！嘚！”的马蹄声由远而近，抬头望时，十余匹马，簇拥着一个身穿紫明缎的人，旋风似的已经到了跟前。马队见了人群也不躲，照旧地策马扬鞭，如驰无人之地。马上人虽是年轻，单看那一身上下的装束，便知是官宦贵胄。

人们忙不及地闪道躲让，卫旦、费一早已护着少年避了。只是那穿蓝衫的人独自站在原处动也未动，两腿大叉，一身的放荡不羁，盯着马队一味发笑。眼瞅着撞上马头，身穿紫袍的人终被他笑得疑惑，一收马缰，大声喝道：

“大胆狂徒，为何挡道发笑？给我绑了！”

“且慢，待我将话说完再绑不迟。”那人一脸嬉笑，悠悠地说着，两眼一直没丢开那紫衣人胯下的马。此时他围着那酱红色大马转了一圈，说道，“这马是从北地雁门买进的。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匈奴种——鞑驷。”

“正是。”紫衣人一脸得意骄横之色。

“内胯可有对称的突骨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腹上可有对称的旋毛状似乳房？”

“没有。”紫衣人的脸色阴沉了。

“哈哈……”那人全不看马上人的脸色，笑毕又道，“这马看着就不对眼嘛。千里马之征状一概没有，却是在双目之下有一双泪囊，黎明时分垂泪如泉。我说的可是？”

“……是的。”

那人霎时一脸肃然：“此马为不祥之物，断断骑它不得。像汝等这般的显贵，胯下没有千里之乘，岂不有辱身份？”不等紫衣人发作，他又道，“若不嫌弃，鄙人倒可将千里马献上。”

紫衣人的身子陡然挺得笔直：“你有千里马？！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是你可以弄到千里马？”

“不能。”

紫衣人的眉毛气恼地竖了起来。

“若是你喜欢，鄙人可使你得到千里马。”

“少啰嗦！千里马谁人不喜欢？！”

那人并不急于回答，沉吟道：“鄙人无知，却听说有君子之风的人从来是以礼待人的，更不要说有求于人了。”

紫衣人纵身从马上跳下，一拱手：“有劳先生指教。”

那人抖抖蓝衫，清清嗓子，不紧不慢，果然一副在人之上的神态。围观者个个扬眉舒心，少年凝神静观。

那人道：“距此地一百四十里，有一个大镇名为驰阳，驰阳有个盐贾人称元公，元公有一匹千里马，毛色血红，日行在一千五百里之上，人见人爱。”

“好！不出三日，那匹马便在我的胯下！”

“且慢。先听我说完。……”那人笑了一下，“不幸的是，一

个月前这匹马死了。”

紫衣人顿时涨红了脸，“嗖”地拔出腰间的佩剑：“你敢戏耍我吗?!”

“不要急嘛，才说到正题。”那人收了笑，背起手，踱了几步，“你若真心诚意要得到千里马，不妨用五百两金子将那马骨买下。”

紫衣人暴怒道：“那死马骨我要它做甚?!”

那人笑笑：“其实马骨已有买主，出的是四百两黄金，元公待价而沽，不肯出手。而代郡一个有千里马者，闻听有人肯出四百两黄金买千里马之骨，认定此人是伯乐转世，有意将千里马送上门来。如此，若是有人肯出五百金，元公定会将要马骨出手，那最终得到千里马的便是此人了。”说着扫了紫衣人一眼，“自然，不买马骨，是你的事，与鄙人毫无干系。”言毕便要离去。

“且慢，先生说的俱是实情么?”

“信不信在你。”

“那好。”紫衣人又一拱手，“我便立即到驰阳镇。赏他一锭银子。”

那人冷笑一声：“忒小看人了，哪里就值一锭银子。”

“你要多少?”

“哈哈……说多不多，说少不少，让你的人全部下马，将这冲乱的投壶场恢复原来模样即是。”

紫衣人怔了一怔，迟疑片刻：“就依你所说。”一挥手，马上的人立即动作起来。

围观的众人长长地出了口气。那穿蓝衫的人却是再不多看一眼，转身向码头走去。

少年紧追慢赶，直到了渭河岸边才与那人相跟上。

“目睹高士风采，不胜感佩!”少年躬身施礼。

那人不经意地瞟了一下少年，却被两道电光晃了一下，再侧过身去，只见那少年的两只眼，竟是如此一双烁目!他抬抬手，算

是回了礼，简慢地答道：“哪里有甚高士，不过一介落泊书生。”

“相逢是缘，请教先生尊姓大名。”

“浪迹天涯之人，如清风闲云，无踪无影，无牵无挂，无姓无名。”漫不经心地说着，目光却被那河面上穿梭一般的船只吸引了去。

少年道：“来往的船艨如织，忒多啊！”

“不过两只而已。”

少年惊诧。

“来者为名，往者为利，非来即往，是以两只而已。”

“先生超然物外，自然非功名利禄驱使之人了？”

那人又是一阵大笑：“欲望乃人之本能，即使这河中之鱼，尚知趋利避害，何况万物之灵的人了。我自视不凡，淡泊的不过是一般人视为名利的小名小利，而我追逐的，却是那凡夫俗子不敢奢望的大名大利。”

“既如此，先生何不自荐朝廷，一展满腹之经纶？”

“眼下还不是时候。”说着登船而去，竟连招呼也不打一个。

“狂徒！”卫旦低低地骂了一声。

午时过后，主仆三人进入朝邑地界。经樵夫指点，迤逦行过一丘缓缓的坡地，在那桑榆杨槐的掩映之中，便是当代鸿儒董仲舒的宅居了。行至门前，但见柴门楼，篱笆墙，数竿幽竹婆娑弄影，几株老梅枯枝横斜，静谧凝重。

少年拂去衣上的风尘，整理了冠带，早有一书生模样的青年迎了出来。少年报了家门来意，随书生进了柴门。过了石板小桥，绿阴之中露出数楹茅屋，一色的麦茎棚顶，麦茎黄泥墙。少年揣度，这大约是学子们诵读的场所了，想着，脚下的步子便慢了下来，两只眼从门窗洒扫过去，里面坐席洁整，却是空无一人。

书生说：“先生命师弟他们到乡间收集散落的书籍去了。”

少年“哦”了一声。秦时暴政，焚书坑儒，即使未央宫内朝廷藏书的天禄阁、石渠阁，亦是残缺不全，大量的书籍散落在民间。少年点着头，目光仍没收回。

“公子有兴趣，但请进去看看无妨。”那书生率先迈进一间茅屋。

这茅屋虽是泥墙土地，却是一尘不染，几明窗净，一方方坐席有规有矩，俨然一座圣堂。董仲舒在景帝时为儒学博士，汉室自高皇帝始崇尚《黄帝》、《老子》之经，至今七十余年儒学颇受冷落，儒学博士不过一个有名无实的闲职。董仲舒避开了繁华纷杂的京城，在此寻得一方净土，潜心儒家经典《公羊春秋》，著书立说，有《春秋繁露》十七卷，世称当代孔子。各地学子慕其名千里之外来到门下，拜师求学，于是董仲舒设帐授徒，一面治学，一面传授自己的思想。

少年在屋内席间轻轻走了个来回，发觉每张几案上都有两个小陶罐，罐内分别盛着白、黑两种豆粒。少年疑惑不解，问道：“治学之余，学子们用此对弈娱乐？”

书生摇摇头：“此为澄鉴，是先生教弟子们修身养性用的。每日掩卷之前，默坐自省，起一个善念，即向罐内投一粒白豆；起一个恶念，即向罐内投一粒黑豆，以此澄冶情操。”

少年长长地“唔——”了一声，待看那各案上的陶罐，果然是内盛的白豆、黑豆多少各异。

书生说：“初时大都是黑豆多于白豆，日子久了，渐渐白豆数量上升，性情操守的澄冶犹如琢玉，琢磨久了，渐渐地也就光彩照人。”

少年点着头，若有所思。

出了茅屋顺着一条草径没走多远，便听有琴声随风飘来，和着琴声一缕幽香从大大的一座茅庐中飘出，顿时令人有羽化之感。少年不由得止了步，静穆听琴。琴曲调子博大深远，浑厚凝重，少

年知道此曲为“萧韶”。相传“萧韶”为古帝虞舜所做，乐分九段，十分优美。《尚书》曰：“萧韶九成，凤凰来仪”，是历代最为推崇的乐曲。吴国大夫季札在鲁国听到萧韶乐而忘返，儒学鼻祖孔子闻韶，三月不知肉味。周代以萧韶为圣乐，祭祀天地四方、名山大川、日月星辰。

此时琴声时而高昂急促，时而低沉缓慢，勾抹划拨，将“萧韶”九段正推向全曲的高潮，那音韵煌煌赫赫荡气回肠，少年禅定般听得人神入境，琴声却陡然而止。

“公子请进，先生定是知道有人来访。”

庐内气爽清凉，乍一迈入，有走进遮天蔽日大森林之感。少年屏气静神，等目光适应了庐内的光线，始看到临窗的蒲席上一位四十岁上下的中年人端庄盘坐，面前摆着青玉琴几案，身旁的书简擦得一排一排，围墙一般地环绕着他。少年心里道，这便是当今第一名儒董仲舒了，于是恭敬施礼拜见。

“学生平阳侯之子，向先生求教。”

董仲舒起身整冠，躬身回礼，并不因面前是位弱冠稚子而简慢，连那离坐、抬身的步子都分寸合于礼仪。少年看在眼里，不敢有丝毫的造次，谢了坐，待董仲舒坐了，方跪坐在距董仲舒七尺之远的下首。他听说董仲舒授课时设帷帐，坐于帷幕后讲学，因学子忒多，按照入学的先后传授学业，有的学子竟然没见过董仲舒的面。董仲舒潜心学问，治学严谨，著书立说，足不出庐，三年没到园圃中观赏过一次春花秋月。少年打量庐内陈设，简朴得没有一样多余之物，洁净得如同不是人间凡尘。只是坐席边上的一眼井，令少年困惑，屋内设井，他没见过。

董仲舒发现水井吸引着少年的注意力，便道：“著书疲倦了，以刀笔划土舒动筋骨，一刀一刀日子久了，不想竟成了一眼井。”

滴水穿石，铁杵磨针，眼前竟是刀笔划井，少年怅触甚深，崇慕之情油然而生。他的目光肃穆地从那眼井上移开，触到了青玉

几上的五弦琴。

“先生，”少年恭敬地请教道，“方才学生听先生弹琴，身心受到感动，就请先生先讲讲‘乐’和‘礼’吧。”

“礼、乐涵盖经纬，渊深莫测，非数语可以了然。”董仲舒沉默片刻，道，“简而言之，乐的作用在于宣导教化人的情性，礼的作用在于节制疏导人的心志。乐者天地之和，礼者天地之序。乐至则无怨，礼至则不争，无怨、不争，则兵甲备而不用，五刑设而不施，百姓没有灾难，天子没有烦恼，天下祥和太平。……”

“先生，这便是乐道经纬万端，礼道无所不贯的道理。但是当学生穿戴齐整在宗庙里听古代的雅正之乐时，常常提醒自己，惟恐会因厌倦而睡去，做出非礼的举动；可是在听萧韶的时候，从来不会感到厌倦，这是何故呢？”

“乐由心出，能使人内在情性发生感应；礼于外行，能使人外在行为产生限制。然而，人性之本欲是排斥制约，渴望欢愉的，故，礼的精神是以谦敬减退为本，乐的精神是以和悦满足为旨。然而，倘若礼一味谦退而不能奋勉求进，礼则由弱而衰，渐而亡之；倘若乐一味地和悦平铺没有高低跌宕，乐则由寡而白，渐而被唾弃。……”

“这就是说，”少年下意识地膝行前凑，已经从七尺之远，移至五尺。“礼、乐亦非一成不变的？”

“世间万物皆在变化之中，然万变不离其宗。从小处说，这五弦琴既名五弦琴，必是五弦，此是不可变更的。然弦驰断旧，又是必须不断更新的。……”

“请教先生，若从大处看呢？”

“大不过天下，《春秋》推重一统，此为天地永恒之则，古今共通之道。道乃治国之本，仁、义、礼、乐乃是治国之策。古代虽然圣明的君主死了，可是他的子孙仍可长治久安，国泰民安，这都是礼乐教化之功效。然而周代的‘道’到了周厉王、周幽王衰

docsriver 文川网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落了，这不是‘道’亡了，而是历王、幽王不遵循‘道’了。周宣王思念昔日先代圣君的德行，复兴久已停滞的礼乐，更化厉王、幽王的不道，周代的道又灿烂复兴起来，天下随之一新。……”

少年在忘情之中，已膝行至董仲舒面前：“那么，当今朝廷的治国之道先生又是如何评价呢？”

一直闭目宣讲的董仲舒此时猛地睁开眼。只见这白衣少年浓眉皓齿，两眼若炬，一对黑眸子蒸腾着熠熠烈焰，喷井一般升华迸射，令人不能对视……

董仲舒闭目缄口，打禅一般静默，仿佛那少年不复存在。

第一章

武帝端坐盘龙雕凤、六尺高耸的御座之上，
烁烁闪动的鹰目巡视着伏在他脚下的百余俊
才，突然感到从他呱呱落地，十七年来一直等待
的就是这一天……

长安位于关中中部泾、渭、泾、灞、沔、漓、漓、滈八水之间，土地肥美，气候温暖湿润。自周文王始，便在沔水建立丰都，秦时又傍渭水筑起皇城，汉王刘邦一统天下后，定都关中，从登基那日起，依秦始皇的离宫重新营建京都，至汉武帝继位，汉都长安又经历了七十余年的春华秋实，可想见其规模之宏伟巨丽。

公元前一百四十年，汉武帝建元元年冬，长安城内的琳宫梵宇，碧瓦朱甍，金粉楼台冻结在百年不见的寒冷中。然而城内城外的八街九陌依旧是车马川流，熙熙攘攘，来自全国各地的孝廉贤良应武帝诏令拥进皇都。富贵者高车驷马，锦缎珠履，贫穷的安步当车，布衫草履。无论贫富，性情狂放者高声喧哗，顾盼自雄；内向沉稳的倘佯沉默，徘徊静观。那飘着各色幡旌的客棧、酒肆、暖阁、青楼，皆是生意火爆，出出进进，宾客盈门，满脸堆笑的掌柜竟是忙得油汗四流，一面捶着酸疼的腰背，一面睁大了眼睛，殷勤地招呼着：“里面请！里面请！”不肯放过一个客人。……